

論李奧波德的生態中心主義 ——以《沙郡年記》中的威斯康辛州和 沙郡為例

徐佐銘*

摘 要

當前主流學術界關於謝靈運山水詩作的詮釋，主要多從魏晉李奧波德 (Aldo Leopold, 1887-1948) 的生態中心主義 (ecocentrism) 向來頗負盛名。根據 J. Baird Callicott 的看法，這個觀點是李奧波德土地倫理的強項，但也引發對手的批評。我認為，在《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 這本經典著作裡，李奧波德的中心思想確實是生態學的觀點，由此輻射出去，倫理學和美學才跟生態學鑲嵌在一起。

本篇論文將把分析的主要文本，限縮在《沙郡年記》裡關於威斯康辛州和沙郡的自然書寫，企圖證明李奧波德最在地的描繪，也是散發出濃郁的生態中心主義的氣氛，並分析由此衍生的理論難題。本篇論文的文本分析，亦將聯結到臺灣本土的脈絡。

關鍵詞：李奧波德、生態中心主義、沙郡年記、威斯康辛州、沙郡

*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
E-mail: hydrogen@mail.tku.edu.tw

On Leopold's Ecocentrism: Wisconsin State and Sand County in *A Sand County Almanac*

Tsuo-Ming Hsu *

Abstract

Leopold (Aldo Leopold, 1887-1948) is famous for his ecocentrism. According to J. Baird Callicott's opinion, this point of view is the strength of land ethic but also liability to be criticized. I think that the central idea of *A Sand County Almanac* is indeed ecological thought, from which ethics and aesthetics are imbedded.

The major text I will analyze is limited to Wisconsin State and Sand County in *A Sand County Almanac*. I attempt to prove that even in the most local painting, Leopold's nature writings are rich in ecocentrism. I will als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deriv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I will link to local context in Taiwan.

Keywords: Leopold, Ecocentrism,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sconsin State, Sand County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hydrogen@mail.tku.edu.tw

論李奧波德的生態中心主義 ——以《沙郡年記》中的威斯康辛州和 沙郡為例

徐佐銘

一、導論

李奧波德 (Aldo Leopold, 1887-1948) 的生態中心主義 (ecocentrism) 向來頗負盛名。在波伊曼 (Louis P. Pojman) 等人所編的環境倫理選文書裡，編者將李奧波德的土地倫理 (land ethic) 觀點，跟奈斯 (Arne Naess) 的深層生態學 (deep ecology) 同歸屬於整體主義 (holism)。¹編者說：「雖然李奧波德從來沒使用這個詞，他的立場經常被參照為一種生態中心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像生態系統（李奧波德簡稱其為『土地』（“the land”）或是『生物群落』（“the biotic community”））這種生態整體，在道德上具有重要的利益。」²

柯立德 (J. Baird Calliott) 在標題為「生態法西斯主義

¹ Louis P. Pojman, Paul Pojman and Katie McShane (eds.), 2017,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A: Cengage Learning), vi.

² Ibid., p.217.

(ecofascism) 的問題」裡指出，整體主義是李奧波德土地倫理的強項，但也引發批評。比如，黎根(Tom Regan)曾批評土地倫理是「環境法西斯主義」(“environmental fascism”)。³

黎根在「動物權利的論據」(*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一書裡，標舉他論證動物的權利，是「個體主義式的」(*individualistic*)，若要跟「整體主義式的」(*holistic*)觀點調停，是有困難的。⁴黎根點名批評李奧波德的整體論，並引用李奧波德著名的主張「一件事情當它傾向於保存生物群落的整體性、穩定性和美感時，就是對的。」，接著舉例加以批評。黎根舉的例子是，如果一朵稀有的野花比人還要有益於促進整個生物群落的整體性和穩定性的話，那麼照李奧波德的觀點，我們應該殺死人而保護野花。黎根認為：「個體的權利不應該被這樣的考慮給壓過。環境法西斯主義跟權利觀點像是油與水：它們不會混在一起。」⁵

另一個方向相反，但同樣批評整體論的例子是柯立德忙於為李奧波德救火的：當白尾鹿過剩而威脅整個生物群落時，整體論者可能會槍殺鹿而降低其數量；然而，90 億的人類也是人口過剩，那麼我們是否也應減少人類？⁶

本篇論文將把分析的主要文本，限縮在《沙郡年記》裡關於威斯康辛州和沙郡的自然書寫，企圖證明李奧波德最在地的描繪，也是散發出濃郁的生態中心主義，並分析由此衍生出的理論難題。本

³ J. Baird Callicott, 1999, *Beyond the Land Ethic: 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70.

⁴ Tom Regan, 2004[1983],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361.

⁵ *Ibid.*, pp.361-362.

⁶ J. Baird Callicott, *op. cit.*, p.70.

篇論文的文本分析，亦將聯結到臺灣本土的脈絡。

二、李奧波德的基本生態觀

《沙郡年記》出版於李奧波德過世後的隔年 1949 年。⁷在 1940 年代，生態學還在起步階段，《沙郡年記》一書已深刻地描繪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在〈土地倫理〉(“The Land Ethic”)這篇經典論文中，李奧波德以「土地金字塔」(The Land Pyramid)的章節來敘說動植物之間的生存關係：

植物從太陽吸收能量。這個能量流經一個叫生物群集的回路，這個生物群集可以用一層又一層的金字塔來代表。底層是土壤。植物層仰賴於土壤上，昆蟲層在植物之上，鳥類和嚙齒類在昆蟲上面，以此類推往上直到各式各樣的動物族群在頂層，這些包括較大型的肉食動物。每一層的物種相像，並非基於牠們來自何處，或是像什麼，而是牠們吃什麼。每個相續的層依賴它們下一層為食且經常為別人提供服務，而每一層輪流供給食物且為它們的上一層服務。……這些依賴食物和其他服務的線叫作食物鏈 (food chains)。⁸

李奧波德所描繪的這個土地金字塔，在現今的生態學教科書裡，以

⁷ 參見 ‘Aldo Leopold: A Brief Chronology’, in Aldo Leopold,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Susan L. Flader and J. Baird Callicott, 1991,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xv.

⁸ “The Land Ethic”, in Aldo Leopold,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4-215.

「食物網」(food web)的名稱來指稱：「食物網，群集中餵食互動的一個概要，是關於群集結構的一個最基本的且透露訊息的描述。」⁹在 Campbell 等人所編的生物學教科書裡，食物網和食物鏈並陳，十分清楚地顯示二者之間的關係，而食物網的回路，則大致按照李奧波德的土地金字塔去描繪。食物網是大自然的寫真縮影，食物鏈則是食物網的再度簡化。¹⁰

李奧波德在〈土地倫理〉論文的結尾，以「展望」(The Outlook)的章節標題，來敘說他的經典名言：「釋放演化過程中的倫理，最關鍵必須去推動的，簡言之是：停止把恰當的土地利用想成純粹的經濟問題。檢驗每個問題在倫理學上和美學上是否正確，如同檢驗是否合乎經濟便利。一件事情當它傾向於保存生物群落的整體性、穩定性和美感時，就是對的。反之，就是錯的。」¹¹據此，維護生物多樣性和保護稀有生物，其意義在於維護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與穩定性。

某個物種的絕種，在食物鏈的例示中，向來被稱為「缺環」。以 Campbell 等人所畫的陸上食物鏈為例¹²，在老鷹←蛇←老鼠←蚱蜢←植物這條鏈裡，箭頭所指代表能量流動的方向，亦即，老鷹吃蛇、蛇吃老鼠、老鼠吃蚱蜢、蚱蜢吃植物。這條食物鏈同樣出現在食物網當中，表示食物鏈是食物網的簡化圖示。¹³食物鏈和食物網

⁹ Manuel C. Molles, 2016, *Ec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7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p.373.

¹⁰ Neil A. Campbell et. als., 2009, *Biology: 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6th edition, (CA: Benjamin Cummings), Figure 37.8 and 37.9, pp.746-747.

¹¹ Aldo Leopold,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p. cit., pp.224- 225.

¹² Neil A. Campbell et. als., op. cit., Figure 37.8, p.746.

¹³ Ibid., Figure 37.9, p.747.

這兩個直立圖，類比李奧波德的土地金字塔，都以圖例示了上一層（比如老鷹）吃下一層（比如蛇）的生存關係。因此，某種蛇如果絕種了，某種老鷹吃這種蛇的食物鏈，就會呈現出缺環。缺環會造成生態系統不穩定，因為蛇的絕種，不但會影響牠的上一層，導致老鷹的菜單減少，因而影響老鷹的生存。另一方面，蛇的絕種也會影響牠的下一層，導致老鼠的數量增加，因而可能造成農作物的收成短缺。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則是根據食物網的概念與圖示，去誇大食物鏈缺環的後遺症。

美國生態學家對於野狼的保護請命，向來是不遺餘力，李奧波德也是如此。他感嘆：「在野外，根除掠食動物正快活地 (merrily) 繼續進行，從國會、保育局和許多州的立法急迫地去消除林地狼，就可得到證明。」¹⁴事實上，當黃石國家公園於 1872 年成立時，保護其廣大面積裡的野狼，就已經是保育人士的努力目標。時至今日，野狼 (wolf) 和草原狼 (coyote) 仍然是黃石國家公園主要的保護對象之一。¹⁵從 1870 年代到 1940 年代，這 70 年間，野狼的生存依然危機四伏，由此可見李奧波德的感嘆之深。

美國生態學家凱勒 (Kellert) 在分析自然（主要指動物、植物和自然景觀）的價值時，歸納了九種價值觀：實用的、休閒遊憩的、生態的、美學的、象徵的、支配的、養寵物的、演化同源的、以及否定的。¹⁶抱持「否定的」價值觀的人想到大自然，聯想的都是可

¹⁴ “The Land Ethic”, *op. cit.*, p.212.

¹⁵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9, *Guid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6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pp.354-365.

¹⁶ Stephen R. Kellert (著)，薛絢 (譯)，1998，《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關係》（臺北：正中），頁 10-29。根據凱勒的原意，我將這九種觀點的名稱稍作修飾。

怕的景象，像蛇、蜘蛛、鯊魚，由於非理性的恐懼，導致這些人徹底否定這些可怕景象存在的價值，並且想要加以根除。凱勒舉的例子也是野狼。¹⁷

在臺灣，我認為，類似的例子應是蛇。百步蛇曾經被列在第一等級「瀕臨絕種」的保育名單中，由於立法保護，使牠在林務局 2008 年所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中，降到第二等級的「珍貴稀有」名單裡。¹⁸

顯然，美國和臺灣的生態學家在看待自然時，會採取凱勒九種價值觀當中的「生態的」觀點。但為數眾多的一般民眾，可能採取「實用的」或「支配的」觀點。「實用的」價值觀是一種「經濟自利的」以及「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亦即，動植物是否有價值，端看是否具有經濟效益或是有益人類。凱勒對「實用的」價值觀有褒有貶。褒揚的部分是，對原住民而言，野生動植物可能是生存所需的食物來源。貶抑的部分是：「這種實用價值漸增的事實，也意味人類可能只顧滿足一時的需求，鑄下野生物種滅絕的大錯。」¹⁹ 在 Discovery 的影片《弱肉強食》裡，生態學家對於原住民用毒箭把樹上的雞射下來當晚餐一事，抱持同情的態度，並沒有什麼微言；但對於非原住民的獵人划船獵捕鱷魚，剝皮變賣一事，卻猛烈指責「為了經濟利益，狂妄地改寫大自然的平衡。」²⁰

「實用的」價值觀的後遺症，除了「對人類太有用」以外，也

¹⁷ 同上，頁 28-29。

¹⁸ 參見：馮雙、翁嘉駿、陳怡如（編），2010，《臺灣地區保育類野生動物圖鑑》（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頁 274。

¹⁹ Stephen R. Kellert（著），薛絢（譯），前引書，頁 11-12。

²⁰ Barry Clark and Wolfgang Bayer, 1995, *Hunters: The Deadly Game* (DVD),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可能是「對人類太沒用」，二者方向相反，但對野生動植物而言，人類這樣的觀點，同樣具有致命的危險。一方面，野生動植物如果對人類太有用的話，就得承受被人類不斷獵捕或採摘的悲慘命運。李奧波德在〈威斯康辛〉這篇論文裡，有一章節的標題是「論鴿子紀念碑」，談論的是威斯康辛州鳥類學會於 1947 年 5 月 11 日，在威斯康辛外俄盧興州立公園，為旅鴿 (Passenger Pigeon) 設置的紀念碑。²¹凱勒引用鳥類學家奧杜邦 (John James Audubon) 描述在 1827 年的一次獵殺旅鴿情況來說明「這種鴿的數量之多，原本足以使白晝的天空變暗，後來卻絕跡了」²² 群聚的獵人從黃昏到天亮，瘋狂地將足以遮蔽天空的旅鴿一隻隻地打下來，掉落滿地的鴿子多到讓獵人揀不完，最後還放豬去吃，慘烈的景象十分驚人。²³李奧波德在追憶前人的獵鴿行動時，語氣頗為含蓄：「我們的祖先沒有像我們住得這麼好、吃得這麼好、穿得這麼好。他們改善命運的奮鬥，同樣剝奪我們的鴿子。我們現在悲傷，也許是因為在我們的內心裡，不確定在這樣的交換當中是否得到好處。」²⁴即使暗示生態浩劫，李奧波德對祖先的行為依然不忍苛責。

林務局在 2012 年及其後所出版的林業百年追憶歷史書籍中，回顧了從日治時期 1912 年於阿里山設置伐木林場迄今的林業政策的轉變。對於臺灣光復初期因民生凋敝而大量伐木的行為，我認為林務局也是強調「林產經營，振興經濟」，而不忍苛責為「濫

²¹ "Wisconsin", in Aldo Leopold,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p. cit.*, p.108.

²² Stephen R. Kellert (著)，薛絢 (譯)，前引書，頁 73-74。

²³ 同上，頁 74-75。

²⁴ "Wisconsin", *op. cit.*, p.109.

伐」。²⁵

在「實用的」價值觀的驅使下，滿足人類口腹之欲的旅鴿，或是具有經濟效益的樹木，都有可能成為濫捕或濫伐的犧牲品。但另一方面，動植物如果被認為對人類沒什麼用處的話，同樣會面臨危險。儘管「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在 1986 年即已成立，²⁶但興建快速道路以解決淡水的交通瓶頸呼聲卻始終不斷。由於快速道路的預定路線會穿越保留區，且許多民眾認為紅樹林長在淡水河畔沒什麼用處，以致於紅樹林的生存，總是要靠生態學家或環保人士的極力相挺，才能一次次地度過危機。

身為生態學家，李奧波德在《沙郡年記》這本書裡，努力為不具經濟效益的動植物的生存意義發聲，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他說：

保育系統的一個基本弱點是，完全把這個系統奠基於經濟動機，並據此認為大多數土地群集的成員不具有經濟價值。野花和鳴鳥就是例子。在威斯康辛州 22,000 種本土高等動植物裡，能夠被販賣、餵食、食用或其他的經濟用途的，恐怕不會超過 5%。然而，這些生物是生物群落的成員，我相信，如果生物群落的穩定性依賴它的整體性的話，那麼牠們就被賦予繼續存在的權利。²⁷

²⁵ 參見：耕耘臺灣農業大世紀編輯委員會，2013，《耕耘臺灣農業大事紀：林業印記》（臺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頁 108。臺灣伐木的極盛時期是民國 49-63 年，民國 61 年的伐木曾高達 180 萬立方公尺，參見：姚鶴年，2006，《臺灣的林業》（臺北縣：遠足文化），頁 134。

²⁶ 李光中、李培芬（著），2004，《臺灣的自然保護區》（臺北縣：遠足文化），頁 62。

²⁷ “The Land Ethic”, *op. cit.*, p.210.

傑尼克 (Erika Janik) 在《威斯康辛簡史》一書裡，有一章名為「綠化威斯康辛」，回顧威斯康辛州的環保人士與環保運動。雖然就威斯康辛州的歷史來看，李奧波德並非環保人士或環保運動的第一人；然而，傑尼克不但花相當多的篇幅去介紹李奧波德的思想，而且讚美李奧波德開拓了與前輩不同的新方向，為環保思想與運動注入「新煤」(new coal)。她認為，李奧波德以前的環保人士，大多以經濟的永續利用去談保育，但李奧波德的思想卻為環保運動，提供美學的、道德的或精神的理由。²⁸傑尼克也提到繆爾(John Muir)，說他雖然日後隨著搬家到加州而成名，但繆爾的年青時期曾在威斯康辛州度過，且讀過威斯康辛大學，因此也算是威斯康辛州的名人與環保人士。²⁹《威斯康辛的過去與現在：歷史地圖集》一書，在談到「對威斯康辛環境的衝擊」時，特別介紹繆爾與李奧波德，非常醒目地凸顯兩位思想家的歷史影響力。³⁰這本書的另一張地圖，顯示了繆爾與李奧波德的住處，靠得非常近，巧合令人驚奇。³¹這本歷史地圖集說：「威斯康辛總是在美國的環保主義上居於前鋒」³²我認為這是相當中肯的說法。

一般民眾看待自然的價值，除了「實用的」觀點以外，我認為，凱勒九種價值觀當中的「支配的」觀點也頗常見。這是一種「君臨天下的」觀點，以支配者和征服者的觀點去看待自然。身為

²⁸ Erika Janik, 2010, *A Short History of Wisconsin*, (Wisconsin: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pp.174-175.

²⁹ Ibid., pp.172-173.

³⁰ The Wisconsin Cartographer's Guide, 1998, *Wisconsin's Past and Present: A Historical Atla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58.

³¹ Ibid., p.33.

³² Ibid, p.58.

生態學家，凱勒對這種觀點也是有褒有貶。褒揚的部分是，把自然當成征服的對象，能夠開發人類的潛能。貶抑的部分是：「以人力支配自然的價值觀，有時候會慫恿過度壓榨自然的行徑，在我們這個科技的時代裡，這種傾向格外顯著。」³³在《弱肉強食》這部影片裡，我認為，划船捕鱷魚的獵人，正是採取「實用的」與「支配的」雙重價值觀去看待鱷魚：獵捕鱷魚可以賺錢、鱷魚是人類的手下敗將。

正如凱勒所言，「支配的」價值觀一旦結合科技，壓榨自然的後果將更加明顯。全球的過漁現象，正是因為結合了日新月異的捕撈科技，像衛星定位與超級拖網，而加劇海洋魚類的枯竭。《魚線的盡頭》(*The End of the Line*)一書點名拖網漁法 (trawling) 對海洋棲息動物的致命危害，批評這種漁業科技缺乏良心。³⁴羅伯茨 (Callum Roberts) 《不自然的海洋史》(*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 書裡第 22 章的標題為「無處可躲」(No Place Left to Hide)，十分鮮明地呈現超級拖網從海底搜刮的恐怖景象，以及魚類所承受的悲慘命運。³⁵

生態學家對於人類宰制自然的想法與做法，向來都頗不以為然，李奧波德亦復如此。在〈土地倫理〉這篇論文裡，李奧波德以奧迪賽 (Odysseus) 的故事揭開序幕。奧迪賽征戰凱旋歸來後，懷疑 12 個女奴在他不在家期間做了不當的行為，而用繩子將她們吊死。

³³ Stephen R. Kellert (著)，薛絢 (譯)，前引書，頁 21。

³⁴ Charles Clover, 2006, *The End of the Line: How Overfishing Is Changing the World and What We Eat*,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3.

³⁵ Callun Roberts, 2007,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pp.305-316.

在奴隸制度盛行的希臘時期，沒有人批評奧迪賽的行為，因為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奴隸是奧迪賽的財產，而主人對於財產的處置自然可以隨心所欲，不會牽涉到倫理問題。³⁶我認為，李奧波德舉這個例子深富意涵，它點出了「人類把自然當成自己的財產」的自大與不當，而這個不當的想法是許多生態與環保問題的根源所在。

在接下來的「倫理序列」(The Ethical Sequence)段落裡，李奧波德說，就倫理觀念的歷史來看，我們已經有第一階段規範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第二階段規範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但尚未規範人類與土地以及生長在土地上的動植物的關係。李奧波德認為，把倫理觀念擴展到這個第三個序列，「在演化上是可能的，而在生態上是必需的。」因此，「土地倫理是將智人從土地群集的征服者，變成平凡的公民成員。它蘊涵著尊重他的伙伴成員，且如是尊重這個群集。」³⁷我認為，李奧波德在企圖擴展倫理觀念的同時，也「散發出」平等主義。

三、偏愛稀有植物

儘管《沙郡年記》一書偶爾散發出平等主義，但我認為，生態中心主義才是李奧波德的主軸觀點，平等主義是「歧出的」插曲。對於稀有動植物，李奧波德總是給予特別的關愛，或說是偏袒。我同時認為，李奧波德相當自覺地以生態中心主義，去「證成」他的偏袒。

³⁶ "The Land Ethic", *op. cit.*, p.201.

³⁷ *Ibid.*, pp. 202-204.

在《沙郡年記》時序 11 月的自然書寫裡，其中一節的標題是「斧頭在手」(Axe-in-Hand)。李奧波德說：「基於許多理由，11 月是斧頭之月。由於夠溫暖，所以在磨斧時不會凍傷；由於夠寒冷，所以可以舒適地砍樹。」³⁸在論及使用斧頭時，李奧波德幽默地說，在他所讀過的有關環保人士的定義中，或許最佳定義的方式不是用筆，而是用斧。「這件事關係重大：一個人當他在砍樹時心裡想什麼，或是決定要砍什麼樹。」³⁹接著，李奧波德就舉例說明：「當一棵北美喬松 (white pine) 和一棵紅樺 (red birch) 擁擠地長在一起時，我有個先入為主的偏見；我總是偏愛北美喬松而砍掉紅樺。為什麼？」⁴⁰

李奧波德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試著為偏好北美喬松找到好理由，以證成他的偏愛，但又頗具反思精神地一一質疑這些理由。他說：「樺樹在我的鎮上數量豐富而且愈來愈多，然而松樹卻是稀少的且愈來愈少；也許我的偏心是基於同情劣勢者 (for the underdog)。但如果我的農場在更北邊，而那個地方松樹多而樺樹少的話，那麼我會怎麼做呢？我承認我不知道。我的農場在這裡。」⁴¹我認為，李奧波德這節的論述與分析，頗具哲學的反思精神，應該可以為他在是否「夠格」成為哲學家的爭論中，掙到不少分數。

在提到美加落葉松 (tamarack) 時，李奧波德說它是僅次於北美喬松，令他偏愛的樹木，「理由也許是因為它在鎮上幾乎絕跡（同

³⁸ November of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 Aldo Leopold, 1968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p. cit.*, p.68.

³⁹ *Ibid.*

⁴⁰ *Ibid.*, pp.68-69.

⁴¹ *Ibid.*, p.69.

情劣勢者的偏心)。」另一方面，「林務官已經把美加落葉松逐出森林，因為他生長太慢，以致於無法支付複利。」⁴²

我認為，李奧波德之所以兩度同情劣勢者，是基於生物多樣性的考慮。當他提到白楊 (aspen) 時，也是如是觀：「對我而言，白楊有好名聲，因為它為十月增添光輝且在冬天餵食我的松雞，但有些鄰居認為它只不過是雜草。」⁴³

四、沙郡這塊貧瘠土地

在〈威斯康辛〉論文裡，有一節題為「沙郡」(The Sand Counties)，隱約透露《沙郡年記》的地理位置與特性。緬因 (Curt Meine) 在介紹李奧波德的早年時期說，李奧波德在 1935 年以前，多次探訪威斯康辛主要的沙地地區，但威斯康辛並沒有「沙郡」(“Sand County”)。⁴⁴根據黎本斯 (Dennis Ribbens) 考證李奧波德 1948 年手稿，《沙郡年記》原名《紹可郡年記》(Sauk County Almanac)。⁴⁵從《威斯康辛的過去與現在：歷史地圖集》的地圖中，可以發現李奧波德住過的小屋靠近紹可郡的巴拉布 (Baraboo) 城。⁴⁶

⁴² Ibid., p.71.

⁴³ Ibid.

⁴⁴ Curt Meine, 'Aldo Leopold's Early Years', in J. Baird Callicott (ed.), 1987,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35.

⁴⁵ Dennis Ribbens, 'The Making of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 J. Baird Callicott (ed.), 1987,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op. cit.*, p.103.

⁴⁶ The Wisconsin Cartographer's Guide, *op. cit.*, p.33.

李奧波德說：「簡言之，沙郡是貧瘠的。」⁴⁷他說，在 1930 年代，政府曾有獎勵措施，鼓勵沙郡農夫搬到別地方定居，但溫和的鄉親並沒搬走。「我開始好奇為什麼，最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為自己買了一處沙地農場。」⁴⁸

買了這個農場以後，李奧波德開始欣賞這塊土地。他敘說：

有時在六月，當我看到每棵羽扇豆 (lupine) 上都掛著不勞而獲的露珠時，我就懷疑這塊土地是否真的如此貧瘠。在那些有償還能力的農地上，羽扇豆甚至長不出來，一天所收集的珠寶彩虹要少得多。如果真的如此，那些很少看過露水清晨的雜草控制官員，無疑的會堅持把它們砍掉。經濟學家是否認識羽扇豆？⁴⁹

在這段自然書寫裡，李奧波德暗諷經濟學家看待土地的「實用的」觀點，並以「美學的」觀點取而代之。除了「美學的」觀點以外，「生態的」觀點也是李奧波德看待土地的基本觀點。他說：「還有其他植物，它們似乎只向這個世界要求空間而非肥沃。……有些鳥類只出現在這些沙郡」。⁵⁰我認為，就物種的豐富性來看，沙地雖然比不上雨林或溼地；然而，地景的多樣性，仍然支撐了生物的多樣性。由於北回歸線通過，而且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超過 250 座，海拔差異度大，臺灣地景的多樣，也造就了生物密度高的生態

⁴⁷ “Wisconsin”, *op. cit.*, p.102.

⁴⁸ *Ibid.*

⁴⁹ *Ibid.*

⁵⁰ *Ibid.*, p.103.

特色。⁵¹

五、生態中心主義的難題

李奧波德對於稀有動植物，會特別關愛；對於動植物的絕種，則充滿哀悼之意。在前述「旅鴿紀念碑」的段落裡，李奧波德以令人屏息的輓歌風格，十分生動而優美地表達他對旅鴿絕種的悲痛：

在書裡和博物館裡總是會有鴿子，但這些是肖像和形象，它們不會感覺所有的苦難與欣喜。書裡的鴿子無法從雲中飛出來，讓鹿奔向隱蔽處，或是拍打牠們的翅膀，為結滿橡實的森林發出轟隆作響的喝采。書裡的鴿子無法以明尼蘇達剛收成的小麥當作早餐，以加拿大的藍莓當作正餐。牠們不知季節的催趕；牠們感受不到太陽的親吻、風與氣候的鞭打。牠們以沒有一點生命跡象的方式永遠地活著。⁵²

在〈亞利桑納和新墨西哥〉的速寫裡，有一段落非常有名，此即「像山一樣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在此段落，李奧波德敘述他跟朋友們在懸崖吃午餐時，原以為看到一隻母鹿正在急流中涉水而過，後來才發現那是一隻狼。不久，另外六隻小狼從柳樹叢中冒了出來。李奧波德說：「在那個時代裡，我們從未聽說有人會放棄殺死狼的機會。」於是，他們興奮地用來福槍從懸崖往下胡亂

⁵¹ 李培芬，2013，《臺灣的生態系》，增訂初版，（新北市：遠足文化），頁 21、29-30。

⁵² “Wisconsin”, *op. cit.*, p.109.

掃射，用盡彈藥終於讓老狼倒下。李奧波德描述，當他們及時趕到這隻老狼身邊時，「從她垂死的眼中，看到一團兇猛的綠火」。他原以為當狼減少，意味著鹿增加，而沒有狼意味著獵人的天堂。但他發現山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山之所以不同意，是因為隨著各州根絕狼的結果，造成鹿過剩，而過剩的鹿啃光了矮樹叢的嫩苗，最後造成山光禿禿的一片。李奧波德的結論是：「正如鹿群活在對狼的極度恐懼中，山也活在對鹿的極度恐懼中。」⁵³

雖然我可以猜想到，所謂「像山一樣思考」，李奧波德的意思應是放棄從獵人（或是人類自利）的角度，而是從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的觀點去思考；但我仍然認為，「像山一樣思考」這個擬人化的觀點，是個不恰當的哲學觀點。理由是：自然什麼也沒說。就我看來，自然法與神人同形論的共同難題是，總是將人類自己主觀偏好的觀點，投射在自然之上，並假託自然之意，來推銷自己的主張。我懷疑，如果山真的會思考，它也許會偏好「一切皆好」的立場：一種自然主義式的，或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觀點。但這種立場超然或放任自然的結果，似乎顯示，所謂的生態系統，是一個弱肉強食、無明的世界。我們有時雖然會感嘆「天地不仁」，卻又無法加以譴責，理由可能是自然不易成為道德主體。

李奧波德哀悼旅鴿，我認為，並非基於像辛格 (Peter Singer) 引用邊沁 (Bentham) 所謂「感受痛苦的能力」的道德理由，⁵⁴也不是像前述的黎根對個別動物給予「個體主義式的」權利考量，而是基於

⁵³ 'Arizona and New Mexico', in Aldo Leopold,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ere and There*, *op. cit.*, pp.129-132.

⁵⁴ Peter Singer, 2002 [1975],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 p.7.

生態中心主義：食物鏈的缺環，會導致生態系統不穩定。對於垂死野狼眼中閃爍兇猛綠火的憐憫，我認為李奧波得也是出自生態系統的考量：各州企圖根絕狼的做法，可能會導致狼絕種。對於數量夠多的動物，像鵝，或是數量過剩的動物，像鹿，李奧波德不但不會去憐憫牠們，甚至於獵殺牠們也不以為意。

在〈伊利諾與愛荷華〉的速寫裡，李奧波得說：「我不記得射擊；我只記得當我的第一隻鴨隨著重擊聲碰撞在雪地上的冰、躺在那裡，腹部朝上，紅腿踢著時，我的欣喜無法言喻。」⁵⁵而在〈美國文化中的野生生物〉一文裡，李奧波得讚揚打獵是美國的傳統文化，它體現了拓荒精神與戶外活動精神。⁵⁶在〈鵝的音樂〉這篇文章中，李奧波德以不屑的語氣談論正在興起的高爾夫運動，說不在乎高爾夫仍不失為人，「但一個人如果不喜歡去觀賞、獵捕、拍攝或智取鳥類或動物的話，就很難說是正常的。他是過度文明的，而我不知道要怎樣跟他打交道。在嬰兒面前秀高爾夫球，他不會顫抖，但如果他第一次看到鹿而不為所動的話，我不會想擁有這樣的男孩。」⁵⁷

顯然，在不牴觸生態中心主義的情況下，李奧波德並不反對打獵。甚至，在這樣的原則下，就李奧波德看來，如果獵殺過剩的鹿會帶來生態平衡的話，那麼獵鹿還具有道德的正當性。難怪有人會質疑，如本文導論中所言，如果因為白尾鹿過剩威脅到生態系統，

⁵⁵ "Illinois and Iowa", in Aldo Leopold,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p. cit.*, p.121.

⁵⁶ "Wildlife in American Culture", in Aldo Leopold, 1968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p. cit.*, pp.177-178.

⁵⁷ "Goose Music", in Luna A. Leopold, (ed.), 1993, *Round River: From the Journals of Aldo Leop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7.

而說獵殺白尾鹿具有道德的正當性的話；那麼，我們是否也應降低人類的數量，因為人口過剩也是許多環保問題的根源？

面對這樣的質疑，柯立德的辯護是，當李奧波德主張將倫理序列擴展到土地與生物群落時，只是個「添加」(addition)，而非「取代」(replace)，亦即，土地倫理這個李奧波德屬意的第三個倫理序列，並沒有要取消或推翻前面兩個倫理序列。⁵⁸

我認為，柯立德的辯護不算成功。就算是添加或並列，一旦我們接受李奧波德的土地倫理觀，我們就有可能根據這個「典範」觀點來採取行動。可以預期，當臺灣獼猴數量增加到跌出保育榜單時，我們對牠們的憐憫即將消失。

六、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李奧波德《沙郡年記》一書最在地的自然書寫裡，也是散發出濃郁的生態中心主義。就揚棄經濟自利與人類中心主義而言，生態中心主義可說是個重要的典範轉移。對於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與穩定性來說，生態中心主義也是貢獻良多。

然而，當生態中心主義在目前已成為典範概念時，面對人口過多這個問題，我們卻又選擇迴避。此外，如果我們過度宣揚李奧波德歧出的平等觀的話，或是將平等觀與生態中心主義並列的話，我認為都難以克服二者內在的矛盾。我們似乎以高於動植物一等的姿態，自居於地球的「賢明管理者」；而對於人類所享有的特權，又刻意淡化。

⁵⁸ J. Baird Callicott, *op. cit.*, p.71.

參考書目：

中文文獻

- 李光中、李培芬（著），2004，《臺灣的自然保護區》，臺北：遠足文化。
- 李培芬，2013，《臺灣的生態系》，增訂初版，新北：遠足文化。
- 姚鶴年，2006，《臺灣的林業》，臺北：遠足文化。
- 馮雙、翁嘉駿、陳怡如（編），2010，《臺灣地區保育類野生動物圖鑑》，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耕耘臺灣農業大世紀編輯委員會，2013，《耕耘臺灣農業大事紀：林業印記》，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Stephen R. Kellert（著），薛綯（譯），1998，《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關係》，臺北：正中。

英文文獻

- Callicott, J. Baird, (ed.), 1987,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 1999, *Beyond the Land Ethic: 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ampbell, Neil A. et. als., 2009, *Biology: 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6th edition, CA: Benjamin Cummings.
- Clark, Barry, and Wolfgang Bayer, 1995, *Hunters: The Deadly Game*

- (DVD), Discovery Communications, Inc.
- Clover. Charles, 2006, *The End of the Line: How Overfishing is Changing the World and What We Eat*,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nik. Erika, 2010, *A Short History of Wisconsin*, Wisconsin: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 Leopold. Aldo, 1968[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1,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Susan L. Flader and J. Baird Callicott,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eopold. Luna A., (ed.), 1993, *Round River: From the Journals of Aldo Leopo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ine. Curt, 'Aldo Leopold's Early Years', in J. Baird Callicott (ed.), 1987,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17-39.
- Molles. Manuel C., 2016, *Ec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7th edition, New York: Mc Graw-Hill Education.
-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9, *Guid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6th edition, Washinton DC.
- Pojman. Louis P., Paul Pojman and Katie McShane (eds.), 2017,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A: Cengage Learning.
- Regan. Tom, 2004[1983],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bbens. Dennis, 'The Making of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 J. Baird Callicott (ed.), 1987,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Essay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91-109.

Roberts. Callum, 2007,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a*,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Singer. Peter, 2002 [1975],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

The Wisconsin Cartographer's Guide, 1998, *Wisconsin's Past and Present: A Historical Atlas*,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